



二冬在终南山租住的山居中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 郭春雨

拥有一方小院，远离俗世栖居。看堂前花落花开，望天上云卷云舒。这是很多人曾经梦想过的田园生活。梦想和现实之间，总是有无数的牵绊和距离。但二冬实现了。2014年，26岁的二冬到了终南山，在一座九百多米高的山顶上，他租下一个小院，犁地种菜，养鸡养鹅，写诗画画，过着独居的山间生活。如今，他已经独居了七年。

二冬把自己独自生活的一些视频发到了网站上，不断有媒体去采访。他出了书，也收获了不少流量，有人叫他“男版李子柒”。在浮华喧嚣的时代，“李子柒”也好，“二冬”也好，都在社交平台上把自己的生活过成了诗，也不断吸引着新的人去尝试，去模仿。

选择道家仙山，是因为便宜

自古以来，终南山，都被赋予了太多的意义。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。终南山又名太乙山，位于陕西省境内秦岭山脉中段。《左传》称终南山“九州之险”，《史记》载秦岭是“天下之阻”。终南山是“道文化”“佛文化”“孝文化”“寿文化”“钟馗文化”“财神文化”的发祥圣地，“寿比南山”“终南捷径”等典故的诞生地。作为道教全真派发祥圣地，终南山历代多有隐士，传说中老子李耳、仙家吕洞宾、药王孙思邈等人都曾在此隐居。

终南山神秘的气质不断吸引着隐居者。上世纪90年代，美国汉学家比尔·波特到终南山寻访隐士，在记录这次寻访的著作《空谷幽兰》中，他把这里称作隐士的天堂。“眼前是一望无尽的连绵起伏的山岭，白云缭绕的山峰和绿松石色的小溪。它看起来像是最完美的隐居地。”

但二冬并不在意这些，他选择终南山，仅仅是因为住得舒适、便宜。彼时的二冬，从西安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后在一个美术培训班教课，固定的工作他并不算喜欢。

“那个时候刚刚毕业，在城里租房一个月好几百，但山里一个院子一年才两百块钱，而且离西安城也很近。”二冬说，“在我当时的语境里，终南山是没有什么符号色彩的，不是隐居的山，也不是什么隐士的山，它就是‘西安南边的山’”。

隐居之前，二冬没有告诉任何人。隐居之后，二冬也没有做长久的打算。在隐居之前，二冬没想过能住七年。在山上住了七年后，二冬也不知道自己还会住多久。

宅在山里已七年

在山里居住，并不容易。好在二冬从小在农村长大，村里的一切对他来说并不陌生。

首先是房子。破败的土院已经是烂墙烂瓦，墙壁上被柴火熏得乌漆麻黑，总是缺了一角的砖头缝隙里塞满了杂草梗子。村子里的水泥路还没有修好，他背着行李来来回回搬运，连碗都是背上来的。

虽然住在村子里，但二冬有自己完全不同于村庄审美的美学。他的院门，拆了三回盖了三回，还是觉得不顺眼，最后索性不要了。为了阳光照在屋顶上好看，他把屋瓦全换成小蓝瓦。屋里不需要什么家具，二冬按照自己的喜好进行“装修”：捡来的一些枯枝做盆景，一枝风干的莲蓬，投影在白色画布上，就是一幅光影做的水墨画。一个破败的土房子，被二冬改成了他心中的美学之家。但村民不理解他的审美，觉得他是败家子，糟蹋东西。

二冬也不是一个人。他养了一群动物，有鹅，有鸡有鸭，还养了狗。这些动物不仅让院子热闹，还让二冬忙碌起来。喂粮食、拾鹅蛋鸭蛋鸡蛋、换水、垒鸡窝、翻地、浇菜、除草、搭架子、扎篱笆、劈

柴、铺路、修水、换煤气……二冬给每只动物都起了名字，它们是家人，也是牵绊。为了照顾它们，这七年，二冬很少出远门，偶尔去镇上赶集，或者骑着摩托去西安城里看一场电影，大部分时间，他绕着这屋院打转。

在二冬写的《山居七年》中，每天清晨6点，二冬会自然醒，屋门咯吱一开，鸡鸭鹅狗们整整齐齐堆在屋外叫唤，喂过它们，院子静下来。吃过早饭，再给院子里的蔬果浇水，累了躺在椅子上发呆，饿了就做饭，或者上山摘果子、挖野菜，或者坐在画室里捣鼓盆景和油画。

这样生活了七年，远离人群，二冬不会觉得寂寞，反而会觉得丰富而自在。

不过，山居生活不只有田园浪漫的一面。在二冬看来，很多人是不适合离开城市住在山里的。对于不同的人来说，还是要看性格。很多在他身上不存在的一些问题，有可能对另一个人来说，恰好是最大的障碍。比如山里面虫子很多，蛇也挺常见的，每年都会见到很多，有的挡在路边，有的挂在房梁上，像这种情况，对于一个怕蛇的人来说，可能就是灾难。但对二冬来说，这些都还好。

二冬说，其实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都是不变的，只是环境在变，他很宅，大学时候很宅，自己跟自己玩，在山上也很宅，也是自己跟自己玩。

月亮和六便士

2015年初，二冬把山居生活写成文章，发在自己的微信公号上，24小时内多个公众号转载。二冬小小地红了一下。一直到今年《山居七年》出版，加上互联网的助推，二冬才“比较大”的红了起来。

中国人自古就有“桃花源情节”。陶渊明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为之向往。尤其是高速发展的现代生活给人们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，也滋生了无数烦恼。有人总结了中国中产阶级的十大焦虑，指出社会转型期，人们内心的空虚和焦虑已经吞没了他们人生出发的原点，“每个夜晚，城市中产者的灵魂在机械生活暂时结束后，就不安地作出空虚的飘荡”（《中国中产阶级十大焦虑症》）。

当月亮和六便士相矛盾，中产阶级往往“一边马云，一边星云”，“一边是入世的成功，一边是出世的向往，人们在撕扯中挣扎着前行”。

对于无数个想变成“李子柒”的人来说，复制其商业路径并不容易。但对于很多人来说，变成“二冬”并不算难。就像二冬租住的那个一个月几百块的小院子，微信上很多人问这种院子哪里有，二冬说这样的地方太多了，“你往秦岭山里面再走两个小时，整个村都是空的。只要你想这样，在哪儿都有这样的地方。”

在二冬看来，如果只想要月亮，不要地上的六便士，那隐居不用在终南山，随便哪里都可以。但二冬也觉得，自己的诗意栖居，仅仅只是个案，不具备可复制性。“我说个案的意思，是你只看到桃花源的一面，不上班，好享受，然后就冲动了。”

现在，像二冬一样隐居在终南山的人还有很多。很多人抱着不一样的心情和态度来到这里，又匆匆离去，能留下的没有几个。这其中的原因，无非是理想中的田园牧歌和现实之间有不可磨合的差距。二冬说，人类集体生活惯了，大多时候的存在感都来自和这个世界其他同类的互动，一旦这个互动没了，独居就很难坚持。

对于未来，二冬说自己没有打算。7年的山居生活虽然听起来很久，但是自己并没有觉得漫长。人们觉得他是来终南山“体验生活”，总会离开的。“可我不是啊，我在这儿过日子呢。这是我的家，我的日常，就像随便拉一个人说，你打算在家里住多久？他要怎么回答呢？”二冬说，他始终觉得未知是人生最大的魅惑，而最让他感到慌乱的，是被剧透的人生。

未来无常，当下才是重点。“就跟这个疫情差不多，每个人去年计划中的今年都不是之前想象中的那个样子吧？所以没有打算，就是最好的未来。”

□九雨农

近日，知名美食短视频创作者李子柒，因被写入小学语文试卷中，引发舆论热议。

首先来回顾一下事情的经过。有家长发现，宁波市海曙区小学语文期末试卷的作文题给的材料之一是“网红”李子柒的故事。这段材料，除了展示我国传统田园文化之外，还添加了李子柒粉丝数的介绍。有家长觉得这让其无法接受，在网络论坛上吐槽“出卷老师知识浅薄”，还质疑“会不会带偏孩子的价值观”。

家长的意思很明确，“网红”文化不登大雅之堂，根本不应该出现在小学期末考试这样正规的场合。特别是那句“凭什么让我孩子了解一个网红”，字里行间中更是透露出对“网红”职业的鄙视和不认同。

和这位家长有同样想法的人，在社会上并不少见。现在“80后”估计都有这样的经历，每当我们听“四大天王”或者周杰伦的歌时，家长总会站出来制止我们。他们觉得听音乐可以，但得听莫扎特、贝多芬的经典音乐，周杰伦唱的情情爱爱，会把孩子们教坏。实际上，我们的父辈反对的不是周杰伦，而是他代表的流行音乐文化，这个道理也可以同样套用在这位声讨出题人的家长身上，他反对的不是李子柒，而是她背后所代表的“网红”文化。

至于反对的理由，家长及其支持者可以找到一大堆。比如，现在有些网红以低俗为卖点，有些平台以下流吸引流量。这些现象确实存在，但是是个别人的作为不能代表整个行业的生态环境，家长们不能因“一叶障目”，就看不到背后的“泰山”。

事实上，从李子柒的故事来看，说她能带偏孩子的价值观，恐怕也有点担忧过度。作为内容行业的从业者，不论是有心还是无意，她都走出了一条讲好中国文化故事的新路。她本人的经历其实也很励志：留守儿童出身，还是孤儿，学历不高，曾饱尝生活的艰辛，后来走上视频创作的道路。为了拍好一条内容，她吃过无数苦头。而她的付出也得到了官方的认可：先是入选媒体评选的“年度文化传播人物奖”，“2019十大女性人物”；今年5月，李子柒又被农业农村部聘为首批中国农民丰收节推广大使，和她一起入选的还有袁隆平、申纪兰、冯骥才等人，足见这个荣誉的分量。

人们应该还记得，就在不久前，为了帮助湖北刺激消费重振经济，一些传统媒体的主持人乃至基层干部，纷纷携手网络主播直播带货，收到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。这些都说明，直播行业里既有乱象，也有正能量，网红里有品行不端的人，也有品行高尚的人；与其他传统行业没有什么本质不同。既然如此，人们又何必仅凭自己对某行业的好恶，就对其中的优秀从业者强加排斥呢？

家长们是时候正视如今流行文化的积极面了。经典文化与流行文化并不矛盾。揆诸历史，这两种文化实际上是可以相互转化的。我们现在视为国粹的京剧，出现伊始也是以“流行文化”的面目出现的，当时许多人都认为京剧伤风败俗，对京剧演员进行无情打压，比如蔑称他们为“戏子”，列入“下九流”，其本人和子孙都无法参与科举，即便成为“角儿”也不能埋进祖坟。而今，当年遭讥议的艺术却多成为国粹，成为我们主流文化艺术史中的灿烂篇章。此外，我们引以为傲的唐诗宋词、元代杂剧、明清小说，亦是彼时“流行文化”的代表，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成为文化瑰宝。

即使在如今，一些流行文化也得到了社会主流的承认。比如金庸的小说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被视作“禁书”，但随着时代的发展，人们逐渐认识到书中所体现的侠义精神，对社会是有积极作用的，一些篇目开始入选语文课本，金庸的名字可以与鲁迅、巴金、老舍等人并列，这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。周杰伦的歌曲，也是同样的道理，一些充满正能量的歌曲进入了校园。这些例子都表明，家长们不妨抛弃过往的偏见，用正确的眼光审视流行文化，毕竟文化本没有贵贱之分，经典的文化也有消极的一面，流行的文化也有积极的一面。

既然流行文化有积极的一面，家长们就要学会“因势利导”。相对于孩子，家长们的价值观更为成熟，更容易分辨出流行文化哪些是消极的，哪些是积极的。就像这起事件，小学六年级的孩子，一出生即活在网络时代。让他们屏蔽互联网的影响，一心只读圣贤书，基本是不可能的。家长也好，老师也罢，与其传递给他们网红是豺狼虎豹的信号，不如引导他们了解哪些网红是好的，好在哪里，哪些是不好的，为什么不好。只有这样，孩子才会掌握独立分辨网络信息优劣的方法，不会被带偏价值观。

所以，这事讨论一下也挺好，家长不必攻击出题人浅薄，网友也无需指责家长狭隘，讨论这道题，是为了让人们能够正视流行文化，摒弃对流行文化的偏见。希望这件事过后，家长们能与孩子们一起，发现流行文化中美的一面，以正直上进的心灵，不断去认识和拥抱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。

【文化观】

李子柒进试卷引群嘲，不妨对流行文化多些敬意



【人物志】

终南山隐居者二冬